

春天的风

在北方，恐怕没有哪个季节的风会像春天的风让人感受它的温柔和力量了，比起朔风的凛冽，比起秋风的萧瑟……春风更让走过漫长冬季的北方人喜欢和期待，哪怕是冰冻三尺的江河湖泊，也会在春风的猛烈吹拂下乖乖融化，哪怕是冬眠的花草、树木也会在春风温柔的吹吻下，展开俏丽的花枝、新绿的树叶。从古至今，春风是人们赞美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诗句，当然也留下了“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样的诗句，春风难到苦寒的塞北之地，比起江南来北方更渴望春风的光顾也就可以理解了。自然界如此，人世間更是如此了。

关东三省，出山海关的第一站是辽宁，第二站是吉林，最北第三站是黑龙江，黑龙江也可能是春风最难度的边塞之地了。最早我知道吉林长春有一本文学刊物叫《春风》，当年这个刊物很有名气，记得1983年和几个文青逛新华书店，看柜台里有一本这个刊物，一个文友盯着这本刊物羡慕地说：要是能在这本刊物上发首诗就可以了！几年之后，我的第一篇像样的短篇小说在《春风》杂志发表了。当时确实有一种春风拂面的感觉。后来也知道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是东北名气最大的一家出版社，当年做的“布老虎丛书”在全国非常有名气，入选丛书的作者都是国内锋线上名气很大的作家。那会儿还想不到我和这家出版社会有什么交集，就像“春风不度春门关”一样，黑龙江毕竟和春风离得远些，在黑龙江就没有敢叫“春风”的杂志社或出版社。

我没想到的是2021年的一缕春风会吹到我的身上。那是四月里的一天晚上，我正在为患病的妻子弄得有些心身疲惫，忽然手机里跳出一个请求添加微信好友的信息，对方注明是“春风出版社姚宏越”，略有点惊讶后，添加了对方，我先是有点奇怪他是怎么知道我的微信，他加上后第一句就说明了他，他是通过朋友袁炳发要到我的微信号。他的第二句话着实让我心动了一下，他说在北京听施战军老师说我心里有一个主题创作方面的长篇新作。我脑子里此时跳动的不是刚刚完成的那部长篇小说稿，而是施战军老师的名字。我的脑子里闪出十年前在北京上鲁院十三期作家班的情景来，那是2010年的春天，父亲过世，我在赴家奔丧的路途中，当时还是鲁院副院长的施战军老师发来安慰短信，寥寥几语，温暖慰藉，让我克制了过度的悲痛。我没想到离开鲁院这么多年，已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当主编的施战军老师还在关注着我。我手头刚刚创作完的这部长篇小说叫《父亲的入党申请》，我不知他是从哪里得知的信息。有了这样的介绍，姚宏越就直奔主题了，他客气地问我可不可以把这部长篇的稿子给他看一点？我说可以。第二天我上电脑发过去三分之一章节后，他回信说马上看。我以为看长篇稿的编辑都要看几日，没想他仅仅过了一天就发来意见，说非常好，要我的全部书稿看。我又发给过去了，仅仅过了三五日，姚编辑又回信了，说他和社长商量过了，他们社里很想出这部长篇小说，并随后发来了电子版合同，让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意见。这么快就寄来出版合同也是出乎我的意料，再看合同，看得出他们对这部书稿很重视，版税给作者拿得很高。

在照顾患病住院的妻子这段日子里，不断与春风出版社往来沟通这部长篇小说出版事宜的讯息，也不断在吹散我心中的阴霾。是的，自己这部跨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付出的艰辛心血终于没有白付出。与以前创作的长篇小说相比，可以说这部长篇小说是我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创作完成的。但让我欣慰的是，这部长篇小说也是几部长篇中出版周期最快的。

是的，春天的讯息有谁争得过春风呢，问问解封冰冻的江河，问问舒展了腰身的花枝和小草……春天正从春风中走来！



王鸿达，笔名洪荒，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黑龙江省作协签约作家。已出版长篇小说六部、小说集七部，有作品被译成英、法文。

一江春水一江情

芮立祥

雨水过后，春暖武汉。
樱花绽放的日子，我们叩开了潜山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顾问、潜山县民主政府首任县长、原武汉城市建设学院代理院长吴江老先生的家门。

吴江，曾名吴兰森，1925年出生在潜山源潭一个农民的家庭，1944年11月参加新四军，1945年9月入党，1947年9月被任命为潜山县民主政府代理县长……1985年任武汉城市建设学院代理院长，1988年8月离休，享受正部级医疗待遇。

家乡来人，吴老分外高兴，沧桑而刚毅的目光把我们带向那烽火岁月。那是1944年，日寇入侵中原，初中毕业的吴老，行将告别校园，但他心有不甘。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第7师在安徽无为办了一所“抗大”，他想去找路子。于是，通过地下组织，辗转到了“抗大”。所谓“抗大”，就是边抗日边学习的“社会大学”，就这样，家境贫寒而好学上进的吴江踏上了革命征程。

“干革命，谈何容易！在那些个苦难岁月，真是提着头脑发干呀！”吴江回忆起当年皖西大队辗转大别山的情景，仍难抑心中的激动。他说：“潜山的群众基础非常好，像后冲、水贵、官庄、槎水、水吼山区，老百姓绝对纯良！正是靠这些山区老乡们的无私奉献，才使皖西根据地不断壮大，为后来的刘邓大军顺利挺进大别山解放全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吴老说，当时在山上住，不能超过一夜，第二天必须步行几十里再换一处，如果不换，就可能遭遇不测；吃穿压力更大，皖西支队后来发展到5000多人，不说打仗，就是如何突破敌人封锁，满足粮食、棉布和药品这些部队刚需便让负责后勤事务的吴老等同志绞尽脑汁。一方面，走“统战”路子，做通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通过恩威并施的办法，倒逼当地地主、乡长

保长帮助我们到安庆和附近城镇弄来了粮食、布匹和药品等军需物资。一方面，又要紧紧依靠当地群众把这些物资储备好使用好。比如军服问题。当时想了很多办法，先买白布，再用土办法，就是用梔子花结的果子染色，染成黄色，当成军服。这么多军服做起来动静大，容易暴露目标。咋办？还是群众有办法，群众找了许多山洞，请裁缝猫到山洞里面做……“没有人民群众，我们就无法在大别山立足！”吴老如是说。

吴老说了自己负伤后一对老乡夫妻为他疗伤的故事。那是1945年6月，吴老被派往皖西大别山的潜山、桐城附近找地下组织接收药品。当时，他是和连长华品三装扮成当地老百姓从“花山”下到江边接头，不巧遇上日伪军巡逻。一开始敌人倒没有起疑，可走了大约一两百米，鬼子突然起了疑心，调头朝他们逼来。连长说：“吴江，不能到江边去，赶快上山！”当吴老他们跑上山时，敌人开枪了，吴老的腿中了弹。如果不是敌人想要捉活的，那早就没命了。负伤后的吴老，被安置在一对老夫妻家中养伤，为了防止敌伪军搜寻，老两口把吴老藏在苞米地里搭建的防止野猪吃苞米的棚子里面。为治伤口，老两口一大早就上山打柴卖钱，再悄悄买药，有时还自己到深山里采药，回家后用土方法，把药捣成浆，把纸碾成碾子，伸进伤口里面去敷药……“没有这对老乡夫妻，就没有我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求我们党不能忘本啊……”吴老饱含深情地说。

当年入党的情景，吴老还记忆犹新。那是1945年秋，日军宣布投降后，吴老所属的沿江支队在安徽潜山、桐城、湖北英山一带活动。支队在从桐南经过百子山的时候，支队政委张伟群和手枪队队长姚奎甲做了吴老的入党介绍人，吴老在一个毛边纸上写的申请书，向党组织做了最庄严

的承诺。

吴老把一生交给了组织，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无怨无悔。1947年9月，皖西人民自卫军（皖西支队）驻扎在安徽潜山和桐城交界的青草埔，当时正在山洞里赶做军服的吴老接到了上级通知，说，明天就去解放你的老家潜山，任命你为潜山县县长。随即部队便解放了潜山，吴老接受组织安排当了潜山县的县长。1948年9月，皖西新区成立了工商总局，吴老被调任总局供给处处长。1949年3月，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吴老被任命为怀宁县副县长。不久，入皖北区党委党校学习，三个月后任安徽省署财政厅税务局业务科长。1953年，抽调到建工部工作，17年后，被调到湖北省建设厅。1983年，吴老担任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副院长，1985年担任代理院长……吴老以平凡而奉献的一生，见证了“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赤子情怀。

吴老有深厚的家乡情结。有一次，他来潜山，在潜山县委招待所对面的一家饭馆吃饭，交谈中，一位女服务员听说来的是当年的县长，热情之余，便悄悄地向县里领导做了汇报。不一会，安庆市也打来电话，潜山县领导立即赶到饭店，可吴老不想给家乡领导添麻烦，悄悄道来，又悄悄地离开了……吴老得悉家乡潜山2018年成功实现了“撤县设市”，天柱山已荣膺“世界地质公园”、国家AAAAA级风景名胜区，人民安居乐业，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他打心眼里为家乡的蓬勃发展而由衷高兴！我们请他为即将在潜山官庄建成的“皖西工委办公旧址”题词，他二话不说，欣然命笔……

吴老说，人民是大江，自己只是大江中的一滴水。生命不息，东流不止！是的，一滴水只有融入大江之中，才能永不干涸，大江也因无数滴水的加盟而浩浩东去，生生不息。



山水画卷 李昊天 摄

◇灯月闲话

宜城街道史话拾零

方崇贵

东（东胜庵）、南（南水关）、西（西围墙）、北（北正街）。
金、木、水、火、土：
金（金家闸）、木（杉木洲）、水（水师营）、火（火正街）、土（黄土坑）。
红、黄、蓝、白、黑、青、紫
洪（谐音）（大洪家巷）、黄（黄家操场）、蓝（蓝水沟）、白（谐音）（百花亭）、黑（即墨）（大墨子巷）、青（谐音）（清真寺）、紫（谐音）（滋巴巷）。
柴、米、油、盐：
柴（柴家巷）、米（插米巷）、油（谐音）（游家坡）、盐（盐店巷）。
金、银、铜、铁、锡：
金（金家闸）、银（谐音）（水师营）、铜（谐音）（同安桥）、铁（铁匠巷）、锡（锡麟街）。
招、财、进、元、宝：
招（谐音）（照忠祠）、财（财政街）、进（进士第）、元（元宁巷）、宝

（宝善庵）。
天、下、太、平：
天（天后宫）、下（县下坡）、太（太平寺）、平（平心桥）。
大：
大（大洪家巷）、（大沟巷）、（大焦家巷）、（大墨子巷）、（大珠子巷）、（大弓箭巷）、（大二郎巷）、（大拐角头）、（大湖闸）、（大观亭）、（大王庙）、（大南门）、（大新桥）、（大关帝庙）、（大节祠）、（大龙山）、（大士庵）、（大士阁）、（大栅子）。
小：
小（小洪家巷）、（小焦家巷）、（小墨子巷）、（小珠子巷）、（小弓箭巷）、（小二郎巷）、（小拐角头）、（小南门）、（小新桥）、（小关帝庙）、（小栅子）、（小龙湾）。
综上所述，宜城真不愧是古老而又文明、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名城和著名商埠，她孕育出了历代的重要人物及文人士。

玩具和诗人

张 弯

——
“无论去往哪里，请别回这个你出生的小城，带着我的目光，带着我的指纹，带着我的梦，带着消毒清洁液的淡淡清香……”

大许将热焊机台面上最后一只玩具熊的塑料眼睛固定好，忍不住朝玩具熊亲上一口，随后优雅地来上几句。
“真好，多么深情，不愧是诗人。”
“一个被厂长耽误了的诗人。”
“一个被玩具耽误了的诗人。”
不远处手头上忙碌的女工们纷纷接上话头，应和起来。妻子小萍手里挑着针线，在女工堆里只是微微地笑。厂子为一个三十几平方米的沿街一楼大房间，女工们基本都是四围的街坊邻居。大房间里，常年代加工着南方某个玩具厂的外包订单。严格来说，营业执照上，厂长不是大许，而是大许的妻子小萍。小萍做姑娘时在南方的电子玩具厂上过班，嫁给大许后，怀孕生子，几年后一双儿女绕膝，遂打消再往他乡打拼的念头。

二
她凭着当初留给厂里人的聪慧手巧的印象，又有性格温和的好人缘，接到了厂里分包到外地的代工活，没想到这一干就将近二十年。早前大许在建筑工地打工，小萍就带上邻居中有空闲的家庭妇女与附近学校的陪读妈妈们干代工。加工玩具，手工活居多，工作时间可自由调节，虽说工资不高，但在小城，坚持做下来，也够贴补部分家用了。

几年后，工厂的派单量多了些，大许单身在外面做事心中也不踏实，便不再出门，加入妻子的玩具厂做帮手，也应付一些体力活。如今俩孩子一个读大学，一个念高中，正是用钱的当口。小萍就和他商量，趁着疫情减轻，是不是再多接点活，多请些帮手，趁着还能干得动，多挣几个？这日子老是“一个荷包两个口，东手来西手走”，也太紧了。大许无法不同意。妻子的腰椎不好，按理说应减少工作量才对，可她为了这个家拼到这份上，他一个大老爷们不帮着攒点，于心何忍。但这也意味着以后，他那有限的、晚上找几个哥们喝一杯的惬意时光更要受控制了。

之前，他曾无数次在妻子那里灌输“涨不死，饿不坏，便是神仙有凡胎”的处世理念，劝她心放宽，不去和别人攀比。但现下，他也真挡不住住小萍温情、坚韧的眼神，敌不过七处冒火、八处冒烟、处处要钱的家境了。

三
大许已好多年不写诗歌，但小城里一班诗友们都还没忘记他。不知从何时起，在厂子里做事的女工们也知道了他曾写过诗这事，嘴上称呼也随时切换，可以喊“许厂长”，也可以喊“大诗人”，全凭开口时的心情。

大许今天从早上五点半开始就站到焊机前，为最后一道工序的几百个玩具熊“画熊点睛”。果然，这个早没白起，一切在预料中，时间刚过下午四点，所有的“熊眼睛”已快焊完了。刚才那几句有感而发的诗，是他那点残存诗情的即兴发挥，是一种愉快心境的外露，也是他对妻子小萍的一个暗示：咱讲话算数——活，我干完了，一会儿我就要去参加之前说好的聚会啦！就在附近的王老二土菜馆，几个老友的聚会哦。

“瞧你们一个个文绉绉的都成诗人了，我也跟你们后面谄一句：我们大许，一个为妻儿、为家庭操劳忙碌所耽误的诗人。”妻子小萍忽然悠悠地吐出这么一句。

四
他愣了一愣。放开正在往下拉的工作服拉链。他知道她的话没有完。

“诗人，我这手机里刚才一直响个不停，我也腾不出手，你来看看都是些什么。”小萍的眼里和脸上依然满是笑意，示意大许从她兜里掏出手机。

他伸手接过，点开。
“芳婶和小慧妈在微信里说，要请几天假。”他皱皱眉转述。

“后天中考了，她们两家孩子都初三，看考场、安排吃喝还要送陪考，有空过来才怪呢。”有个女工接上话。

“好像工厂群里还有一条群发消息，你看看说的啥，是不是广州那边有新通知？”小萍接着提醒。

“是，工厂说，这批货要出口到海外，正好上一批集装箱未满，要我们提前一周完工，尽快发货到工厂接受质检。”大许的神情变得有些失落，“提前一周？我们这边又歇了几个人，这要加班几个晚上才能完成？”

“你是厂长，你拿主意呗。姐妹们，从今天开始，晚上可能要占用大家一些时间，帮忙加班了。”小萍依然说得不紧不慢。

大许忽然明白，这一切好像早就在妻子的预设或拿捏中。

五
有那么短暂一瞬，他心头有了气，气妻子像用一根无形的绳索把他捆得紧紧的。但随即，又释然了，握住这绳索的人并不是妻子，而是生活那无形的手啊。
他是这个作坊工厂里女工们眼里的诗人。他要表现出诗人的度量与激情。
“就让我做你怀里的玩具吧，请珍惜，我路过千山万水，风尘仆仆而来，只为与你化解，那每一次忧愁；只为与你欢庆，那每一场快乐……”听到这发自肺腑的诗句，大家几乎要鼓掌了。
“不行，我还是要出趟门，去一下王老二土菜馆。”哪知大许冒出几句诗后，忽然斩钉截铁地说。
小萍和女工们齐刷刷地投来惊愕的目光。
“你们有没有什么忌口的说一下，我到王老二家给你们订晚上的菜饭，顺便跟那几个老哥们解释两句。”大许不再卖关子了。

